

美國中餐館老板被控 38 項重罪

如今,中餐館開到了世界各地。有的老闆卻抱有僥倖心理,希望可以少繳點稅。殊不知,被當地稅務局盯上,後果很嚴重!

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中餐館老闆范彤,開了個中餐館,因為每月少報應納稅務,面臨 38 項稅務詐欺的重罪指控。

每項指控最高可判刑五年和最高 1 萬元罰款。當地檢察官辦公室首先要求他補交州稅、罰款及利息累計逾 13 萬元。

這位華裔老闆並不是初犯,他曾有不報稅、逃稅和被查稅的紀錄。2012 年,他把總額 3 萬元的空頭支票開給一家餐館設備公司而面臨重罪指控,認罪後被定輕罪。

抱著僥倖心理的還不少。2018 年 3 月,美國華盛頓州檢察長宣佈,對一位經營着六家店鋪的中餐館老闆提出刑事指控,原因在於他使用非法軟件刪除現金交易,把 560 萬美元以上的銷售稅金收入私囊。

這種軟件可以讓商家竄改或刪除現金交易,顯示較低的營收,應付的稅金也相應變少。目前,美國當局已起訴出售這種軟件的一名男子,他被判 18 個月。

歐洲最近也出現了華人逃稅的案子。普拉托一華人女企業家欠國家稅務 31 萬歐元,還把幾套房子轉

讓避免被抵押,被終審判決一年。

西班牙警方在一案華商家里,繳獲了無數面值為 50、100 和 500 歐元的鈔票,涉案總金額超過 4000 萬歐元。

該華人涉嫌在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過程中偷稅漏稅,並將大量黑錢匿藏在家中的抽屜,鞋盒,保險箱,車後備箱等地,其藏錢數量之多,藏匿地點之繁雜,令人心驚。

費收入。餐館老闆應該熟悉銷售稅。

除了偷稅之外,近期媒體還報道了多起華人經營違規被捕或被罰案件,大部分是因為非法經營、非法勞工等問題。

意大利普拉托當地警方查獲了一家華人非法家庭作坊餐飲店,勒令其關閉,並開出了 3000 歐元的罰單。主要是因為該餐飲外賣中心並沒有合法經營執照。

西班牙警方在瓦倫西亞和塞維利亞的華商廠房和百元商店中查獲 4 萬餘件假冒衛浴產品,兩名華商被捕,另有兩人接受調查。

華商在海外的發展模式,已經成為不少住在國政府關注的重點。

海外華僑華人辛勤打拚不容易,小僑要提醒大家,非法經營、偷稅漏稅問題不容小覷。如果被盯上,很可能血本無歸,付出違法的代價!

唯有徹底拋棄傳統的僥倖心理、認真學習與自己經商活動有關的法律,遵紀守法,更高層次地融入主流經濟體系,才能繼續發展自己的事業。

當然,小僑想說,這並不代表所有的華商在當地都是非法經營。不能因為個別企業違反了規定,就對華企帶有歧視性的檢查,不分青紅皂白大面積查封華人企業。



亞洲餐館是華人移民最常從事的行業之一,也是比較容易被查稅的行業。

那麼,餐館被查稅應該怎麼辦?

餐館老闆應該注意保存以下記錄:每日營業報告、支票登記、銀行帳單以及所有發票和收據。如果不留記錄的話,稅務部門也會透過分析計算出餐館的銷售額,估計和重建帳目。

中餐館應當要求僱員按照國稅局的標準如實申報他們的工資和小



華裔頂尖女科學家認罪

華裔科學家薛瑜 31 日在費城聯邦法院認罪。

華裔科學家薛瑜 (Yu Xue, 音譯) 31 日在費城聯邦法院認罪,對於被控從英國製藥巨頭葛蘭素史克 (GlaxoSmithKline, 簡稱 GSK) 竊取癌症治療商業機密,透過她所設立名為南京任諾藥業 (Renopharma) 的公司行銷中國,承認一項共謀罪。

本案原先共有五名華裔被告,45 項控罪。其中一人將在 9 月認罪,另三人計畫于 10 月開審。雖然未被控需證明有外國政府參與的商業間諜罪,檢方原先堅稱任諾藥業有中國政府背後資金支持,交換盜取科學機密,這也是歐巴馬、川普政府對華裔科學家的常見指控。在近期一連串與間諜相關案件,最後證實并非機密而撤訴,顏面大失後,檢方雖撤銷多數控罪,仍視此案結局為一項勝利。

根據認罪協議,薛瑜在任職 GSK 高級科學家期間,通過電郵或電子存儲設備向其合作人李濤 (Tao Li, 音

譯) 發送大量公司機密檔,包括十餘種產品的研發資訊,包括構建 HER3 產品的蛋白序列等,是關於癌症和其他重癥疾病相關藥物。

據美聯社報導,現年 48 歲的薛瑜出生于美國,2006 年 6 月在 GSK 賓州研發中心工作,2016 年 1 月 6 日被開除。聯邦檢察官 William M. McSwain 指出,薛瑜為了經濟利益竊取機密,她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頂尖的蛋白生物科學家之一,而盜竊的資訊對於一家新成立的醫藥公司非常有用。

雖然認罪,薛瑜仍稱,她不認為傳送的這些檔屬於商業機密,“在我看來商業機密起碼是不公開的,但這些專利檔事實上在網上都能獲得。”她同時稱自己為這些專利遞交過預先申請表 (preliminary application),完全是通過合法手段取得。其律師曾表示將做無罪辯護,並將此案與事後平反的天普大學華裔教授鄒小星一案相提并論,但最終選擇認罪。

法官 Joel Slomsky 表示,檢方無需證明薛瑜在取得資料時,是否瞭解這些是商業機密。訂于 12 月 18 日決定刑期,同意在此前召開聽證會 (evidentiary hearing),以便確定該犯行為對公司帶來的損害。薛瑜將面臨最高十年監禁和 25 萬罰金,她或將被要求賠償公司損失,最高可達 20 億圓。

華裔 7 旬老人遭鄰居圍攻 房屋改建引發歧視爭議

近日,家住休斯敦的魏老先生遇到了麻煩事。因為改建房屋,他的鄰居把他給告到了 HOA (Home Owners' Association) 也就是社區管委會那里。雖然有熱心的華裔團體幫助老人家維權,律師也已介入,但兩輪 HOA 社區聽證會下來後,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。年已七旬的魏老先生直指這其實是種族歧視事件,而且,幾位經歷了聽證會的人,也深為其它族裔群起圍攻華裔的現象而倍感憤怒。

8 月 27 日,HOA 聽證會現場。(圖源:維權組織者提供)

七旬翁直斥“歧視”,為打官司寧可賣房

魏先生說,他現在居住的這個地方是 2015 年底購入的,他請建築師進行了重新設計,主要改動包括:把原有的游泳池改建成 pool house、調整了車道位置、並將原車庫改造成臥房等。在經過長達四個月的審批後,這份設計獲得了市政府和 HOA 的批准。2016 年 6 月,工程開始施工,並於當年年底完工,整個過程中,各種檢查人員來過不下十趟。魏先生為這次改建投入了二十多萬美元。

沒想到,意外接踵而至。當魏先生按計劃安裝好院子圍欄後,HOA 前來阻止,說不可以有那個圍欄。魏先生不理解,“當初圖紙里設計了這個,而且也是審批通過的,為什麼不可以?”對方只說了句“對不起,我(審批時)沒有看到。”雖然魏先生又驚又氣,但他忍了忍,還是決定將圍欄拆掉。

圖片左邊白色圍欄的是魏先生的屋子,右邊紅棕色圍欄的是白人鄰居的房子。魏先生的車道的人口就在這條街上。

事情並沒有完。魏先生因為平時做一些裝修工程,所以家中會放置一些工具,有時也會把貼有裝修信息的工作用車停放在家中車道上。與魏先生一牆之隔的一位白人鄰居很快就開始發難。她向 HOA 投訴說魏先生家的圍牆高度、房屋以及車庫等影響了她的視線;稱魏先生搭建的雨棚使得雨滴落到她的院子里;她還偷溜進魏先生家院子拍照取證,試圖證明魏先生對此處房屋的使用並不是“住家性質”(Residential),而是“商業性質”(Commercial)。於是,這就有了文章開頭提到的兩輪 HOA 社區聽證會。

魏先生房屋正面。因一樓沒有臥室,所以魏先生請設計師將原車庫改成了臥室,避免了老人上下樓梯的麻煩。由此,車庫從正面改到了房屋側面。這些改動都經過了市政府和 HOA 的同意。(圖源:僑報記者陳琳攝)

7 月 30 日晚上舉行的第一輪聽證會,魏先生差不多是孤軍奮戰。面對八位 HOA 委

員,魏先生又做了讓步,比如,他把車庫里的工具全部搬走了,也把工作用車停到了別的地方。但沒想到,鄰居又借 HOA 的力量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,包括:降低後院的圍牆高度、拆除雨棚、封死屋中一面牆上的氣窗等等。魏先生這次實在不願意再順從,他質疑這些完全是挑剔,因為與他類似的房屋改動措施,在他周圍的那幾條街上很容易就能看到,包括把工作用車停放在家中的現象也比比皆是。“為什麼別人可以,我卻不可以?”魏先生對此非常憤怒,於是開始尋求幫助。

魏先生已將雨棚的形狀改成了 V 形。(圖源:僑報記者陳琳攝)

8 月 27 日晚上,HOA 舉行第二輪聽證會。休斯敦華人治安聯防隊的義工、得州房產民事糾紛的調解專家以及一位律師,都趕來幫助魏先生維權。維權組織者亨特(Hunter)告訴記者,他此前曾幫助一些華人處理過與 HOA 的維權,知道這種事情處理起來很棘手。儘管有思想準備,但當他看見“由非裔、西裔、印度裔和白人組成的委員會,對一個幾乎不會講英文的華人老者步步進逼、橫加指責的時候”,“那種感覺讓人牙根發癢。”

亨特形容當天現場如“唇槍舌劍”,交鋒歷時近三小時。HOA 口氣很嚴厲,稱“如果再不接受那些條件,就要法庭上見”;而滿頭白髮的魏先生也已經是在為尊嚴而戰,聲稱“就算是賣了房子,也會堅持打這場官司”。

眼下,魏先生與鄰居的律師們仍在商談之中。事情走向會如何發展,孰難預料。

“為什麼別人可以,我卻不可以?”

年已七旬、在美幾十年的魏先生說,這是他第一次遇到歧視。(圖源:僑報記者陳琳攝)

“為什麼別人可以,我卻不可以?”這是魏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反復表達的一個觀點。記者隨同魏先生在街區里轉了轉,發現確實有不少鄰居家的房屋都有類似在後院搭雨棚、帶著廣告標識的工作用車停放在家里,等等現象。不過,那些鄰居並沒有經歷魏先生所遇到的責難。



魏先生也曾經拿着他拍到的照片去問 HOA,但對方只是表示“既然你的鄰居告你了,我們就要受理。”魏先生每年要向 HOA 交 400 美元左右的服務費,沒想到,HOA 卻不能秉公處理,甚至 HOA 對當初自己審批通過的那份設計圖都可以用一句“我沒看到”來搪塞。這一切,只能讓魏先生得出一個結論:這是典型的歧視華裔。滿頭白髮的魏先生嘆息道,他來美已經幾十年,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歧視。

魏先生展示市政府和 HOA 審批過的設計圖。

參加了第二輪聽證會、幫助魏先生維權的幾位華裔也為現場的種族歧視氣氛感到憤怒。休斯敦華人治安聯防隊的亨特在朋友圈里發佈了這件事,他寫道,“也許你昨天沒遇上、今天也沒碰到,但當你明天被套住的時候,就理解(這種感受)了。有時候是我們華人醜陋,但有時就是種族歧視。”他還說,“如果我們華人不能團結起來,只是一小部分人關起屋門、吹吹牛皮,自以為是精英主義,那是非常可笑可恥的。”

族裔利益最大化與種族歧視的悖論
此事也在亨特的朋友們中引發了討論。其中一些觀點已經超出了維權本身,更值得思考。

魏先生將原有游泳池改造成 pool house,並搭了個雨棚。雨棚所在的圍欄隔壁就是白人鄰居家的院子。

一位朋友問道,“如果不討論對錯和有沒有受歧視,當黑人、墨西哥人、印度人和白人一起對我們中國人種族歧視時,我們是哪里出了問題?”“當所有人都反對你時,錯和對又有什么意義?”他還表明瞭自己的觀點,最高法院判案也是投票表決制,所以“對也好,錯也好,多數就是最後裁決。”

細細想來,這些話意味着至少兩層考量。一是在美華人的形象與處境問題,二是當下美國政治生態中誰是“多數”的問題。

華人膽小怕事,凡事儘量忍耐,祖先們甚至留下了“忍字頭上一把刀”這樣的金句。如果,彼此相安無事,那我們可以把它這種品格理解為“寬容友善、與人無害”,但是,倘若真的發生了什么事情,這種性格的弊端就一覽無餘了。比如,鬧的沸沸揚揚的訴哈佛招生歧視案,8 月 30 日司法部剛剛表態支持原告、認為哈佛存在歧視,8 月 31 日一早,全國公共廣播電台(NPR)就報道稱,“目前沒有一個亞裔學生願意出來作證,以證明哈佛的錄取政策對亞裔學生造成了傷害。”這則新聞一來讓很多華人覺得不可思議,但也有很多人遺憾的承認,“華人不願意當出頭鳥、而更願意搭順風車。”試想,這樣的消息出來後,會讓別的族裔怎么看待華人?

另一方面,人們不得不看到,華人與周圍人的矛盾有時候也是生活習慣或意識形態使然。比如,很多華人喜歡把後院當菜園,而美國傳統白人喜歡把前、後院都當花園或者社交區域,他們經常會私下比較誰家的院子打理的更精心、更漂亮,如果某位新來的鄰居能夠把自己的院子經營的漂漂亮亮,基本上他能立刻得到四鄰的歡迎;而栽花弄草也恰恰是美國鄰居們互相認識、並逐漸發展成“友鄰”的契機。千萬不要以為美國鄰居種花只是因為愛花,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是:一條景觀優美的街道,有利于整個街區的地產升值。

華人有時候愛佔小便宜,但有些事往大了說就是根本不懂美國法律了。比如,筆者曾聽聞鄰居抱怨,說有華人搞她家門前的金桔和枇杷吃,而且一抓一大把,甚至被發現了也不以為然;也曾有過糖城的屋主幹脆向警方報案,因為他家院中有一片竹林,春天時長了不少竹筍,結果有一窩蜂的華人趕來挖;還有更早前被外媒爆出的華人長者去教堂重複領救濟品、然後拿去賣掉換錢甚至扔掉等事件。這些事情,真的可以休矣,得到的那點小利,怎值得搭上全族群的

面子以及自家下一代的未來?

往往就是這些點滴的小細節,經過口耳傳播,鑄成了今日華人的一種形象。當然,華人聰明勤奮、重視教育、勤勞節儉、愛護家人等等,這也是華人長久以來留給人們的深刻印象。只不過,人們往往無從得知,那些角落

里的眼睛更願意看自己的哪一面?

當評論者稱“不論對錯,而只看是少數還是多數”時,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句話本身?以及什麼是今日美國的“多數”?

說實話,筆者個人很難認同“多數就是最後裁決”的觀點,因為多數派不一定正確,特別是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,愚昧而狂熱的多數派恰恰會傷及社會的基石,也不過是僅僅幾十年前,希特勒治下的納粹德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慘痛教訓,而這一歷史回憶似乎在今日並未過時。

自特朗普總統任職以來,美國社會分歧加大、矛盾凸顯,誰是多數、誰是少數,迷局難定。對於華裔來說,我們知道自己無論是從人口數量還是政治優勢、話語權重,都還處於絕對少數的狀態。因此,曾有一部分人堅持認為“華人需要抱一個大腿”,不過,抱哪個大腿呢?是選擇多族裔的多元文化?還是以本族裔利益最大化為壓倒一切目標?